

河岸守夜人

清晨六點半，推開那扇灰色鐵門，走廊還浸在殘餘的夜色裡，燈管嗡嗡作響，慘白的螢幕光沿著天花板延伸，像長時間不見天日的水面。她端起一杯黑咖啡，試圖藉由那份灼人的苦澀，將尚未甦醒的神智推進那間沒有窗戶的房間。

在那裡，世界被濃縮成一座只有藍光與雜訊的荒島，她在恆溫而凝滯的空氣中，等待電話機上的紅燈如警示燈般無聲閃爍。電腦螢幕散發幽冷的藍光，照亮她略顯疲憊的輪廓；每張桌子上，耳機、鍵盤與筆記本整齊排列，像一組精準卻單薄的裝備。

沒有槍械，沒有防彈衣，也沒有護盾。她唯一的盔甲，是在雜訊裡慢慢鍛鍊出的耐心與冷靜。

她其實記不清自己做了多久，三年，或四年。時間在耳機裡被切成一通一通電話，久了，年份反而變得模糊，只剩下一段段聲音在記憶裡輪流浮現。

她只記得，某個交班後的黎明開始，自己像是被放逐在一條無聲的河岸。耳機線是她唯一的釣竿，而電話那頭的人，正拖著沉重的肉身一個接一個走進深不見底的水裡。她聽見水花濺起的聲音，卻抓不住任何一個人的手。

07:42。

第一通電話。

耳機裡傳來一個顫抖的聲音，夾著細微的電流雜訊，像一台老舊收音機，在雨天勉強攔截到遠方斷續的訊號。

老人說話很慢，每一句，都像從喉嚨深處，一寸一寸拖曳出來，帶著年歲的重量。

「小姐……他說他是警察……」

她立刻知道這是什麼案件，這樣的開場，她一天能聽上幾十次。

老人說，有人打電話來，說他的帳戶涉及洗錢，必須配合調查。對方語氣威嚴、程序完整，甚至報出了警局的名字。

她一邊聽，一邊在紙上寫下關鍵詞：假檢警。

老人停了一下，像在努力回想什麼。

「他叫我把存款領出來……說要交給檢察官保管。」

她的手指在紙面上微微一頓。

「您領了嗎？」她問。

電話那端沉默了很久，久到她以為線路斷了。

然後老人輕聲說：

「領了。」

那個字落下來的時候，她忽然覺得胸口被什麼東西敲了一下。

老人說，他把存摺裡的錢全部領出來了，那是他和老伴存了三十年的積蓄，他現在正坐在銀行外面的石階上。

「我在等他們來拿。」老人說。

她立刻坐直身體，那一瞬間，她的聲音變得異常穩定，像一塊突然冷卻的金屬。她一個步驟、一個步驟地說明，那是詐騙，警察不會這樣辦案，不要把錢交出去，請留在原地，等待真正的警察到場。語句清晰、準確，沒有多餘的情緒。

電話那端長久沒有聲音，她以為老人掛斷了。

過了很久，老人忽然說：

「可是……他們剛剛又打來了。」

老人小聲問她：

「小姐……我該相信誰？」

那一瞬間，她忽然說不出話。整個值班室安靜得只剩耳機裡微弱的電流聲，細細流動，像一條看不見的河。她忽然意識到一件事，這世界最殘酷的，從來不是謊言本身。而是當謊言被雕琢得過於精細、過於逼真，真話反而開始顯得可疑。

老人最終沒有把錢交出去，警察趕到銀行時，他還坐在石階上，雙手緊緊抱著那個裝滿現金的紙袋。

電話結束之後，她在紀錄表上寫下案件代碼，字跡端正，像完成一個無可挑剔的流程。

但很久以後，那句話仍會從記憶深處浮上來——我該相信誰？

做久了，她漸漸能從鈴聲的密度裡，辨識出一種近乎潮汐的規律。聲音不再只是聲音，而像水位的漲落，有其隱祕而精準的時間表。清晨，多半是帶著乾咳的老人，語句斷裂；午後，則漂浮著網購退款的焦慮，語氣急促、黏滯；入夜之後，常常是從交友軟體裡點起的微光，那一點點試圖靠近的溫度，很快又被冷水澆熄，只剩餘燼般的遲疑與羞赧。

背景音場像一張張緩慢翻動的幻燈片，超商自動門短促而規律的電子聲，像某種無情的節拍；銀行大廳被挑高後空曠的回音，語句在其中反覆折返，顯得遲滯而孤單；或是巷口機車怠速時低低震顫的轟鳴，貼著地面，帶著一種無處可去的滯留。然而，不論場景如何更換，劇本幾乎從不改變。

久而久之，她開始覺得自己像坐在一條河岸上。每天都有不同的人經過，不同的聲音，不同的年紀，不同的生活紋理。可當他們一步一步走向那條看不見的河時，臉上的神情卻總是驚人地相似，那不是單純的恐懼，那是一種即將失去什麼的荒涼。

有時候，整個上午，這世界彷彿只剩下一場戲。在不同的舞台之間輪番排演，燈光更換，布景替換，台詞卻精準地重複。

「有個王美惠，在小港戶政事務所辦我的印鑑證明……」

過不了多久，只是換了一個名字，換了一個座標：

「王嘉祥，左營一銀，雙證件冒領……」

她在對話框裡敲下那些早已冷卻的紀錄。

指尖敲擊鍵盤的聲音，在恆溫的空氣裡顯得格外乾脆，像在晚風裡試圖扶正一整排傾斜的多米諾骨牌。她心裡明白，指尖離鍵的瞬間，那些由恐懼與貪念支撐的骨牌，仍會順著地心引力再次傾倒。

電話那頭拋過來的，有時是瀕臨碎裂的恐慌。

「小姐，他說我兒子出事了……」

聲音顫抖，像裂紋正沿著某個看不見的邊界迅速擴散。

有時則是失速的憤怒。

「你們政府死到哪去了？那是我的老本啊！」

細碎的咆哮與哀求從耳機孔湧出，像暴雨一遍又一遍拍打礁石。她很少辯駁，她知道那些怒火不是真正指向她，那只是人們在滅頂之前，抓住的最後一截浮木。

但那些聲音並不會真正消失，它們穿透耳膜，在血肉深處慢慢沉降、堆積。時間久了，像一層細細的灰，無聲落在她的臟器之上。她開始感覺自己變重了，不是疲憊，而是一種無法卸除的重量，像一塊浸滿雜訊的鉛，沉在體內最深處，隨著呼吸微微下墜。

然而，也有另一種人，他們披著自負的盔甲。

那是一個中年男人的聲音，平板而帶著某種不容置疑的權力感，彷彿世界理當按照他的理解運行。

「妳不用跟我說這些，我不可能被騙。」

他談起比特幣，談起那些日日攀升的收益曲線，語氣像在端詳一片即將收割的田。她試圖撥開那些雲霧，逐一指出報表裡的破綻，也提起前一天才破獲的案件。

對方只輕蔑地笑了一聲，「那是別人，我這個是真的。」

兩天之後，鈴聲再次響起。同一個人，卻像換了一具聲帶，聲音像被粗糙的砂紙來回磨過，低得幾乎只剩氣音。兩天前那件名為「不可能被騙」的盔甲，早已粉碎，只剩下裸露而顫抖的呼吸。

他沉默了很久。

很久之後，他才說：

「三百萬。」

那三個字輕得不可思議，彷彿沒有重量，卻在她的耳機裡反覆回震，一圈一圈，擴散開來。

下班之後，她總是刻意繞一段遠路回家，不是因為迷路，而是為了替靈魂留出一段鈍重的緩衝，像把一整天沉積下來的雜音慢慢攪散，讓那些混濁的聲波在晚風裡一點一點散去。

當她終於卸下耳機，世界彷彿從某種緊繃的縫隙中鬆開。紅燈轉換，十字路口被機車的轟鳴劃破，聲音粗暴而直接；攤販的吆喝聲此起彼落，如潮汐往復；油鍋裡的滋滋聲，與翻湧的熱氣，在空氣中層層疊起，帶著油與鹽的氣味，黏稠而真切。這些聲音如此粗糙，如此笨拙，卻也因此顯得格外真實，真實得讓她忽然有點鼻酸。

然而，長久以來被鈴聲切割的生活，早已在她的知覺裡留下後遺症。每一通電話都是一場微小的受難，而她被迫成為唯一的見證者。日復一日，她在耳機裡打撈那些最真摯的謊言——

「我是你兒子。」

「我是檢察官。」

「我是客服。」

那些語句成為微小的病毒，在耳機的密封空間裡悄悄變異。她對世界的免疫系統開始攻擊正常的細胞，這世界不再是它呈現的樣子，而是一張由關鍵字織成的網。

超商店員指著貨架問：「要加購飲料嗎？」她會沒來由地僵住一秒。大腦像自動啟動的防禦系統，迅速搜尋話語背後可能埋伏的伏筆。朋友隨口說：「改天約吃飯。」她會在心裡標記一個隱形的問號，像在審核一封來路不明的信件。就連計程車司機說：「繞路比較快。」她的第一反應也不再是計算里程，而是下意識地懷疑，這是否又是一場微小而精巧的騙局。

最令她驚懼的一次，是母親的電話。「我手機壞了。」那聲音從彼端傳來的瞬間，她的脊椎竟竄過一陣熟悉而冷冽的寒意。食指下意識地在桌面輕敲，大腦皮層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分類與標記——「假親友」、「猜猜我是誰」，那些被她處理過無數次的腳本，自動浮現，排列整齊。她的同情心彷彿被一枚精準的齒輪卡住，冷靜地停在某個預設的防禦位置。她甚至屏住呼吸，近乎殘忍地等待母親說出下一句，那句她再熟悉不過、帶著既定節奏與破綻的台詞。直到那聲帶著微弱顫音的呼吸穿透耳膜，她才猛然驚覺，自己剛才正用解剖刀般的理性，切割親生母親的聲音。她握著發燙的手機，感覺心裡某個最柔軟的角落被這幾年的鈴聲鏹平了，空落落的，只剩下生冷的代碼。

手機在掌心發燙，像一塊燒紅的罪證。

她的生活像隔著一層磨砂的薄膜，街角依舊熱鬧，霓虹燈依舊閃爍，人群的笑聲清晰可聞，可那份輕盈的信任，卻像被阻隔在另一個溫度裡。第一次聽見老人的哀鳴，她曾紅了眼眶，呼吸跟著對方的顫抖起伏，彷彿那份絕望會順著電話線滲進胸腔。但到了第一百次、第一千次，她學會了在筆記本上精確紀錄，時間、地點、情節。語氣則維持在一種近乎完美的平穩，像儀式。她依舊說著安慰的話，只是聲音裡已沒有顫動。

為了對抗這種緩慢的異化，她有時會坐在公園長椅上，很久，什麼也不做。看老人下棋，棋子叩擊木盤，「啪」的一聲，清脆地劃開午後的空氣。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，笑聲像一顆顆透明氣泡，在夕色裡升起、破裂、消散。

她需要這樣的時刻，一種近乎偏執的確認，確認這個世界仍然存在某些事情，

不需要拆解，也不需要懷疑。

然而，現實從不仁慈，電話量以一種近乎殘酷的斜率上升，每一次紅燈的閃爍，都像心跳被外力強行加快。數千次的亮起與熄滅之間，是數千次尚未說出口的崩潰，在空氣裡等待被承接。那間密室沒有窗，沒有風，卻必須容納所有即將溢出的恐慌與絕望。她像一個隱形的接球手，站在看不見的場域中央。每一次來電，都是一顆偏離軌道的拋擲，帶著重量、帶著裂痕，甚至帶著某種即將碎裂的聲音。她伸手去接，不是為了挽救什麼宏大的命運，只是讓那些細碎而狼狽的人性，不至於在落地時徹底粉碎。

清晨六點半，灰色鐵門再次發出乾澀的摩擦聲，那聲音像某種日常的裂縫，被反覆推開，又反覆關上。她走進那間沒有窗戶、隔絕天光的房間，她站定，深吸一口氣，讓氣息沿著胸腔緩慢下沉，脊椎一節一節撐直，像把自己重新安置回某個必須精準運作的位置。

紅燈亮起。

在那短暫的、幾乎可以稱為安靜的間隙裡，她知道，第一通電話，很快就會抵達。